



五子近思錄

數

□ 13
3045
6止



門 13
號 3045
卷 6



五子近思錄卷十一

新安汪佑

啟我

合編

子鑑

晦叔

恭校

教人之道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險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

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通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

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眾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

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經說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為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利。嘗言劉彝善治

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浚徹。反將理

低看了。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誠已。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母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小近，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

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趣，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

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注：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主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

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淡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已上

並遺書

橫渠先生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正蒙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禮記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

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

小兒。且先安詳恭敬。橫渠禮記說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

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

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

補哉。橫渠孟子說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紕已不出入。一盆也。授人數數。

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

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

也。

晦菴先生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

不得也。

聖人教人爲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答孫仁甫曰。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

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與魏應仲曰。所讀經文。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

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子。逐一抄記。以時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耻於質問。而終身受此黯黯。以自欺也。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

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與長子受之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誼譁。凡事謙恭。

不得尚氣凌人。自取耻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澁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見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

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
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
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
熟○看○或○傳○錄○之○而○資○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以○上○
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
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
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
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

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
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
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于○却○齊○以○入○其○軍○
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
耕○稼○陶○漁○之○事○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
耻○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爲○學○者○漸○率○其○
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
好了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要補填實難只得教

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方可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語人

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心之昏者自

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

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自

觀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

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

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

工夫爾

嘗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

曰便是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

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

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

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恠百出都無

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此

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

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無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詞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

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

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所以學道之序亦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其別如左右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右接物之要

要

五子近思錄卷之十一終

五子近思錄卷之十一終

五子近思錄卷十二



新安汪佑 啟我 合編 子鑑 晦叔 恭校

警戒改過

此卷論警戒之道。修己治人。常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慾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

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

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傳

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益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一作此常理也

若徇情肆欲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已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乎
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
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拂戾圯族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經說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
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遺書下同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
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
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

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

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問羅事者，周羅

猶堯攬也。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做官奪人志。德未成而從政者，未有不奪其志。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

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

不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

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

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

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

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正蒙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橫渠禮樂說孟子言反經、特於鄉愿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一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橫渠孟子說

晦菴先生曰、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豈可不戒。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凡事不可著箇且字、鮮有不害事。康節詩云、閒居慎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
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纔有順適底意思、便是人欲。
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不是義、便不可入堯舜之道。

須勤勤提省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人須有廉耻。有耻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則亦何所不至。呂舍人詩曰。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人豈可不養素自重。

耶。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這身。是天造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拄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形骸。空喫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透。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

耶。

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可念也。

今日士大夫惟以苟且捱去為事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且恁鶻突才理會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却悔其大惺惺了了一切利方為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

見長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是隨眾不得。

事只有箇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

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已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財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已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已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浚切蓋有前賢所未發。

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
而○無○毫○釐○之○差○矣○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
不○如○此○者○方○為○自○欺○蓋○中○心○欲○為○善○而○常○有○箇○不○
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
謙○之○為○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
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
言○所○利○可○見○矣○
改○過○貴○勇○防○患○貴○怯○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
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辯○
爭○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凡○日○用○聞○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
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
舍○此○拙○法○別○求○妙○解○也○又○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
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
只○成○一○場○閒○說○話○矣○

五子近思錄卷之十二終

終

五子近思錄卷之十三

其善必至也
新安汪佑 啟我 合編 朱子鑑 晦叔 恭校

辨別異端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

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下同。朱子曰：楊朱即老

則老聃在其中矣。其於中辨其為人善其為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於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

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

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明友，無所為

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

四大者，其外一作戾於道也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

假而成人，自寂滅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於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

地之全也。釋氏可以寂滅無為，而不可以察理應

然全體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

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佛學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着，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無制事之義，則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秤，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釋氏謂有生必有滅，不滅之理，可免輪迴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

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朱子曰：釋氏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就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道家則於道體虧欠，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大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句化乎。以上明道語錄。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

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
 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
 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
 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
 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
 後便不能亂得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
 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一作具此理人則能推物
 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

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
 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釋氏
 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
 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
 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惟不知
 理而行本無障礙顧乃自生私見為吾身不能不
 交於物也遂欲盡去根塵空諸所有佛書以耳目
 口鼻身意為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其說
 為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然心
 本生道有體則有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
 用豈容絕滅哉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
 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

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

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此實辨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

辨別異端

星溪訂補

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

恁他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之作用

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

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

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通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

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

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

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

也正蒙上下四方為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

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

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漸滅就盡

而不明鬼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

之謂也以人生謂妄見可謂知人乎非天理之當

然釋氏指為浮生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

幻化豈為知人乎乎天人一理今乃棄人事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

乎而求天性豈為知天乎

王子近思錄

卷十三

五

星溪訂補

惑者指遊竟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註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自其說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

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竝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一作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晦菴先生曰佛老之學不待溪辨而明只是廢三綱

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許
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答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某謂性無
偽○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
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常不在而豈有我之所
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
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

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
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
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
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謂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
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
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
頭項窮究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也
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
國人鬼始亂曰然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

凡佛之言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耻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後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太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粗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

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花五葉之讖隻履西歸之

說雖未必實有是事，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僂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為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

佛書本皆梵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為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書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為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書也。按佛書出於攘莊於宋景文，唐傳奕言於太宗曰：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之談，飾以妖幻之言，用欺愚俗，先已言之矣。蓋唐人取經至京，使僧人翻譯，又使文士潤色，如心經後注玄裝譯於志寧，許敬宗、薛元超、李義府

等潤色是也。時潤色者，羣集寺中，某為佛，某為阿難，設為問答，一收再收，取莊列之言，更加幻杳而止。故傳公之言如此。時太宗浚以爲然，曰：朕所學者，惟周孔之道耳。蓋心知其妄，不意流害無窮也。

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若果然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的意思，便是不同。

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欠缺。奈何這心不下，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不知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

或問：今世士大夫，何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曰：是爾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籍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只是無見識。聖人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

某數日來，聞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工夫，禁往這裏。今人都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

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世學不明。異端蠶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雪見晷耳。故不必濇與之辨。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

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倚靠得否。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看這人。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畧有所見。覺得果是潔淨快活。稍久。却漸漸淡去了。何常倚靠得。答江德功曰。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則

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

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

答陳衛道曰。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此卽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

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曾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

又曰。佛氏差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

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某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模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人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

五子近思錄卷十三 終

人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下論聖賢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

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子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

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林希謂楊雄為祿隱。楊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苟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創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

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通書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

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

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濶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濶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

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
 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
 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
 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
 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
 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
 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
 而人易從怒人而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
 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

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
 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
 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
 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
 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
 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
 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
 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
 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文集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注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葶者食便不美。

伯淳嘗與子厚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

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

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潑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

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本註尹彥明云。橫渠昔在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撒去虎皮。日。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潑明汝輩可師之。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

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一作脫然欲學聖

人語錄

問顏子所樂何事晦菴先生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耳無欲便樂

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

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澗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

以爲免而伊川所作行狀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

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性即理也。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盡。這一句。橫渠用工最親切。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羅公一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若是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

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粹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

然不可犯者。

敬夫識見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南軒疾革、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的、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

呂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五峰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子靜說、箇心本來是好底、上面着不得一字、人只被私欲遮了、若識得箇心、萬法流出、都無許多事。他是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說得動人、使人都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

地放顛放。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若有這個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心。又非意見乎。

問象山說克己。不但克利欲之私。只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然則堯舜兢兢業業。周公思兼三王。孔子好古敏求。顏子有爲。

若是孟子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他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要如此。然豈有此理。

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苦方可望。

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

造化微妙。惟濬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

陳淳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正思任道勇而用力專又云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吳伯豐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為時勢所屈甚不易得

聞周舜弼遊屏山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

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能味同門之士亦鮮見其比

孟子後荀楊淺不濟事只有王通韓愈好不全

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而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

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退之說性只仁義禮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

問本朝人物曰韓富規模大又麤溫公差細密又小
范文正傑出之才又云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精
陳義之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
李忠定公雖以讒間竄斥濱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
終不可得而奪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
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
繙動冊子便覺前人濶畧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

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

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畧見
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
當無一字無下落處

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底不用聖賢許多工
夫亦看聖賢的不出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
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
年

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張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

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李正叔曰、先生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劉夢吉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熊去非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黃勉齋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

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又曰。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幾。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李果齋曰。先生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

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五子近思錄終

天保五甲午年六月翻刻

小棲鈴存書記一刻



○文○敘○撰○述○覺○來○喬○林○無○讓○與○天○

